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迷人的风景

顾问：冰心

主编：阎纯德

燕山大学
藏书
图书馆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人的风景/阎纯德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5.8

(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)

ISBN 7-5059-2290-4

I. 迷… II. 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13480号

迷人的风景——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阎纯德 主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125印张 2插页 440千字

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300册

*

ISBN 7-5059-2290-4/I·1660

定价:21.80元

目 次

马继红	
阳光下的小竹子.....	1
王小鹰	
人面.....	8
王安忆	
乌托邦诗篇	29
吕锦华	
五味糖	72
叶 梦	
创造九章	77
刘索拉	
你别无选择	85
关夕芝	
布娃娃,又一个布娃娃	144
苏 叶	
告别老屋.....	155
杜保平	
决定不减肥.....	161
陈愉庆	
除夕夜.....	177
陈慧瑛	
人情.....	196
张立勤	
痛苦的飘落.....	201

张 虹	
天马.....	205
张 玲	
天尽头.....	217
张曼菱	
星.....	227
谷 应	
孤寂的楼顶间.....	253
余未人	
水站.....	269
范小青	
人物关系.....	283
周佩红	
从黄昏到清晨.....	297
残 雪	
痕.....	303
赵 玫	
巫和某某先生.....	356
骆晓戈	
苔迹.....	364
胡 辛	
四个四十岁的女人.....	383
贺晓彤	
相逢在梅峰.....	403
铁 凝	
棉花垛.....	429
高红十	
儿子.....	484

唐 敏	
一只爱哭的猫.....	492
梅 洁	
童年旧事.....	506
蒋 韵	
温暖的夕阳.....	513
鲁景超	
壮哉,萧军!	527
楚 楚	
人间有味是清欢.....	539

马继红 马继红，1954年生，北京人。历任护士、新闻干事，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创作室创作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报告文学集《爱，一首无字的歌》及长篇纪实文学《黄金与十字架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石门开》、散文集《她远行的路上》（合著）。

阳光下的小竹子

阳光很好，像金色的瀑布。

我沿着那条新近拓宽的马路，漫无目的朝前走。忽然，视野里映出一个绿色的亮点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是间小房子。构造简单，一门一窗。门楣上挂着匾，是家小书店。

我好奇地推开门。

“欢迎您来，您需要什么？”声音甜甜的。

说话的是位年轻姑娘。肤色很白，乌黑的头发随意披在肩头。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隔着镜片，纯净的眸子泛着莹莹的亮光。她坐在轮椅上，双手轻轻地摇动着车轱辘。

“不要什么，随便看看。”

“架子上是新到的期刊，你慢慢翻吧。喏，那有凳子。”

听着她的话，我心里暖呼呼的。

“这店是你开的？”

“还有两个人，都是残疾青年。”

“怎么想起办书店呢？”

“这地方离书店远，大家买书看报不方便。”

我们就这样聊起来。姑娘十分健谈，滔滔话语从敞开的心扉中源源不断地流出，像一泓晶莹的小溪……

“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总该干点什么。为了这，我憧憬过，奋斗过，也苦恼过。我七个月的时候，得了一场大病，还没有学会站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看着人们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，我真羡慕，羡慕得发疯。随着一天天长大，我越发渴求能找点事儿做。可是，许多四肢健全的人都在待业，哪轮得上我们这些残疾人？白天，家里的人都上班去了，屋里格外静，只有几只小鸟在窗前屋后啁啾。我躺在床上，百无聊赖地翻着床头的那堆书。尽管书上的故事十分动人，可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感，一种被生活抛弃的孤独感。

“偶尔有一天，妈妈给我带回来一份小报，名字叫《朋友之间》，是病残青年自己创办的。我一口气把它读完。顿时，心里像敞开了一扇窗，亮堂了许多。原来，我们残疾青年也有自己的组织，自己的报纸，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“第二天，我下决心去找这个病残青年俱乐部。打开市区交通图，在那片密密的蛛网里，终于寻见了羊肉胡同。这名字起得真逗！我用手杖量了一下，心里不由得敲开了小鼓。这么远的路，我能摇到吗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她当即答应陪我一块走。我摇一会儿，她推我一会儿，不知走过多少路口，穿过多少街巷，才找到病残青年俱乐部。我壮着胆子推开门，一位中年女同志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她姓孙，让我叫她孙大姐。她患的是重症肌无力，连呼吸都感到吃力，比我的病要重得多。可她却很乐观，一说话就笑，和她谈话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

“我向孙大姐陈述了渴求做点事情的愿望。她思忖片刻：‘你能不能开间小书店？’‘我？’‘对，是你。’‘恐怕不成。’我惶惑地摇摇头。‘别怕，要相信自己的力量。这件事办成了，既能方便读者，又能为俱乐部筹集资金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发现自己的价值。’‘真的？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怎么办？’孙大姐笑了：‘这件事也许很容易，也许很不容易。要先写个申请交到街道，由街道出一封介绍信，送到工商管理局，办理营业执照。再找交通

队落实地皮。每一步都需要你自己趟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手续，还需要资金、房子、书架以及寻找书刊来源。麻烦事多得很，只要你肯干，我会尽力帮助你的。’

“回到家，我把这事跟妈妈一说，妈妈竟流下泪来：‘是不是怕妈养不起你。’站在旁边的妹妹，也急赤白脸地跟我跳开了脚：‘姐，以后我养活你。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当小贩。’

“小贩？妹妹的话把我震惊了。顷刻间，我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。后来，要不是朋友们的鼓励帮助，要不是大家齐心合力一起去办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事可能早就黄了。”

有人进来买书，她忙摇着车过去招呼。那人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指指戳戳地比划来比划去，她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从一大堆里挑出几本递过去，也用手比划来比划去。那人摆摆手。她又不厌其烦地换了一本又一本，直到那人满意地点点头，微笑着双手合十作了个揖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的哑语？”我问。

“没专门学过，瞎比划。”她咯咯地笑起来，笑够了，才说：“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对顾客态度那么好，是不是为招揽生意？当然，有这个因素，但并不完全。说句憋话不怕你笑，我就是想多接触人。因为我一直是在蜗牛壳里长大的，见识和经历还不如一个孩子。现在有了接触人的机会，我的嘴巴自然就闲不住。你也许会问：有那么多话说吗？有啊。一人三五句，每天到我这小店光顾的少说也有三百五百的，一天里究竟要说多少话，我没做过统计。反正每天回家，都觉得嘴巴干得要命，要先灌下两大缸子水，才能吃饭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。我不止一次地想过，明天不干了。可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又高高兴兴地坐在我的小店迎接顾客。

“你也许觉得很怪，其实一点也不怪。一个人，一旦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就会摆脱精神的苦闷和空虚，即便再累，心里也是快活的。冬天，这个小屋正好对着风口，没有暖气，炉火也常常灭，冷得像个冰窖。我不能用活动来增加热量，便把身子紧紧地蜷

缩在轮椅上，手冻得连钱都捏不住，只好不住地哈气。夏天，这里又热得像个蒸笼，衣裳整天在汗里沤着，透湿透湿，嘴唇却干得暴皮。

“办书店需要涉及大量的对外联络和交往，偏偏我一步路也不会走，碰上个沟坎台阶什么的，能把我憋死。有一次，我去某部门联系事情，好不容易摇到门口，几层高高的台阶把车挡住了。我想喊，隔得太远，里面的人根本听不到。我只好陪着小心，请过路的人到里面给我传个话。等呀等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手表的秒针嘀嘀哒哒地从表盘上划过，炙热的阳光以过分的热情拥抱着大地，也拥抱着我。我望眼欲穿地盯着门口。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，还不见人影。最后，一位老大爷出来锁门，他爱怜地问我：‘姑娘，你等谁啊？’我才知道，里面的人早就下班了。原来，这个门根本就不是正门。我懊恼地叹了口气，准备往回摇，不巧，轮胎又被晒爆了，车子沉得像长在地上一样。一个下午，什么事也没办成。我越想越委屈，泪水在眼眶里一个劲地打转转……”

“类似这样的事经历得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有一回，我还正儿八经地遇过一次险呢！差点把小命都玩完。那天，我到城里办事，摇着车子刚刚从一条小胡同探出头，还没有来得及拐上马路，就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了，重重地掀翻在地上。刹那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醒过来，发现很多人围着我。我用牙齿咬了咬嘴唇，挺疼的。第一个意识是，我还活着。接下来，我就想到了右臂，千万别摔坏了。如果连车也摇不了，就真成废物了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车上，车把摔歪了，头也摔得懵懵懂的，双眼直冒金星。撞我的人要送我回家，我谢绝了。这件事得瞒着父母，一旦让他们知道，准不让我再出门了。我咬着牙往前摇，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路上碰到不少素不相识的人帮我推。他们问我：‘你是不是姓张呀？’把我给问愣了。你猜他们把我当成谁了，——张海迪，真逗死人了。”

“铃……”一阵响亮的电话铃打断了我们的交谈。她抓起那只又黑又笨、老古董般的话筒，“喂……对，我是呀……缺哪一本？今年的《电大语文》第二期。好，我帮你找一找，……不谢。”放下电话，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蓝皮小本子，用那不太听使唤的手夹着圆珠笔，记下了打电话人的姓名和所需的书目。

“你管的真宽呀？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，我们还有一些方便读者的措施，电话订书、缺书登记只是其中的一项。”

“能谈得具体点吗？”

她缄默了。“没有什么好谈的，都是应该的。因为我承受的爱太多，不把它释放给更多的人，心里就觉得惭愧。

“远的不说，就说这电话吧。过去，每打一次电话要摇到三里外的一家菜站去，碰上人家盘点、休息，还捞不上打。联系个事能把人愁死。申请安部电话，不要说拿不起那么多钱，即便拿得起，排号也要排上一年半载。有人给我出主意，申请安公用电话。可我一打听，这一片有公用电话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递上一纸申请。你猜怎么着，不出一个月，就给安上了。人家冲我什么？想从我这捞取什么好处？还不是出于同情和关心。

“有一段时间，我星期天去自修大学听课，书店开不了张，不少朋友就牺牲休息来帮我站柜台。许多顾客也是热心肠，主动帮我联系书源。有的书店师傅看我腿脚不利索，甚至帮我把书送到门口。有一次，我到海淀镇去办事，从这到海淀镇几十里呢，还有不少上坡路。摇呀摇，摇得胳膊酸溜溜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忽然，我觉得轻松了许多。回头一看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脸面有点熟，大概光顾过我的小店。他一只手扶着车把，腾出另一只手用力地推着我。‘你……’我不知说什么好。他淡淡一笑：‘顺路。’我们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地，走了很长一段路。到海淀镇街口了，他才收住脚。我以为他要拐弯了，和他道了别。谁知，他竟返回去了。他哪里是顺

路，分明是为了送我，才走了这许多的冤枉路。

“还有一次，一个老太太气喘咻咻地跑进我的小店，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，‘闺女，我给你打听了个医生，听说是专门治腿的，这是地址。’望着老人那染霜的鬓发和慈祥的目光，我有点想哭。尽管我知道，自己的腿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可是，老人的一片情意，还是使我为之感动。诸如此类的事，讲一天也给你讲不完。有人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可我要说地上有无数个太阳。它从纯洁的心灵里升起，它在真挚的微笑中闪光，它的炽热能融化严寒的冰雪，它的美丽能让枯萎的花重新开放。有了这些太阳，自然的丽日照不进的心灵，才有不会凋零的春天，诚实和善良的生命才能不断繁衍，我们的生活才有生机，有活力，让人无限眷恋……”

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不由有些吃惊，这是这位小姑娘说的话吗？它简直是一首诗，一首充满哲理的优美的诗。

“阿姨，妈妈让我买一张《电视周报》。”随着稚声稚气的语音，一只小手伸过来，手心里攥着一枚五分硬币。看那孩子的模样，顶多不过五六岁。

“下个星期的报纸还没来，这个星期已经过去几天了，再买就不值当了。”

小孩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走。她看出了孩子的心思，顺手扯下一张白纸，把剩下几天的电视节目一笔一画的抄在上面。

孩子高高兴兴地拿着纸走了。

“你真不会做买卖。”我开玩笑地说。

“这话算你说对了。有个报社的记者听说我们这个小店两年来销了6万余册书，以为我们发了大财，从老远赶来采访。一问，我们的工资每月只能开出四五十块钱。”

“怎么这么少？”

“我们做的是小本买卖。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，我们订了很多杂志，最多的时候达到两百多种。杂志这东西时间性强，一旦卖不出

去，压上几十本，这月的利润就报销了。再多压，非但赚不了，还要往里赔。而且，杂志的行情也很难掌握。有的杂志这一期登了一篇好文章，也许一抢而光，下一期没有好文章了，根本无人问津。报纸也是如此，卖一张报，只能赚几厘钱。卖书就更有学问了，据说前门有个卖书的个体户，不出一年就成了万元户。他有他的生意经，紧俏书，提价；滞销书和畅销书装在一起，搭配出售。可这种做法我学不来。

“最不景气的时候，我的月工资只开过7块钱。有人给我算了一笔帐，说我挣的钱还不够功夫钱。每天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夏天挨烤，冬天受冻，一年到头没个礼拜天，天天从早晨顶到黑，连个懒觉都睡不成。如果仅仅用钱来衡量我工作的价值，也许我早就该关门了。可我不能这样做。因为我离不开大家，大家也需要我。尽管在生活这条小路上，我走得很累，可幸运的是，我头顶上有阳光，金灿灿的阳光；我身边有希望，绿茵茵的希望。有这一点，也就满足了。”

咀嚼着她的话，蓦然间，我觉得她仿佛变成了一棵小竹子。融融的阳光洒在翠绿的叶片上，闪着青春的光泽。在这个大千世界里，她是卑微的，又是幸福的。阳光用金色的爱抚育着她，她用绿色的微笑回报着阳光。

多美哦！阳光下的小竹子。

王小鹰

王小鹰，1947年生，浙江鄞县人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曾任《萌芽》编辑，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著有小说集《金来女与水溪妹》、《相思鸟》、《一路风尘》，长篇小说《你为谁辩护》、《忤女逆子》及散文集《爱情不独享》、《城市人》等。

人 面

1

拂晓时分，有一阵隐隐的雷声辗过断断续续做了一夜的梦，美琴不敢睁眼，她从小就怕雷，她等阿娘踢踢踢地跑过来拍拍她的背脊，哼哼地说：“勿怕，勿怕，雷公公是不打乖小囡的。”

美琴想起来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布帘后面阿娘的床已经空了两个多月，恐怕明天大姑奶就会来把它拆掉的，阿娘床上的鸭绒褥子是大姑妈给买的，大姑妈是阿娘的孝顺女儿。

父亲母亲支援内地建设去了，美琴就跟着阿娘过日子，阿娘一点点老丑干瘪了，美琴一点点丰润漂亮了。

小时候，美琴喜欢像秤砣似地吊在阿娘的胳膊上，把身子扭成绞麻花一般，阿娘吃不消了，恼了，就骂：“讨债鬼，勿听话，就送依去火葬场。”

火葬场很可怕吗？

可是，今天，阿娘真的要去火葬场了。

想到这里，美琴心头滚过一阵酸楚。

2

天井里有株百果树，它的树杈一直伸到美琴的窗台前。往年开

春，阿娘就央求后门好婆的儿子来把它锯掉一截，说是叶子会招刺毛虫的。

现在，树枝上已经冒出几片半圆形的小叶片。晚上下过雨，空气是潮的，把那点点鹅黄绿晕开了、化淡了，就像要从那小叶的边框里溢出来一般。看一眼，心仿佛会从胸腔里蹦跳出来。

小豆子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趴在窗台上看天井，抽着鼻子说：“我们家的花园比这里大，我们家的树比这里多，我们家的叶子比这里绿。”

小豆子是哥哥的儿子。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工作，在那儿娶妻生子。小豆子头一次回到祖宗的老家，当然不知道这小天井这百果树的魅力。他的父亲曾经光着屁股在天井里撒野，曾经从百果树上摔下来，眉心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。

“小豆子，快来穿衣服，要冻出毛病来的。”

“我要妈妈给我穿衣服。”小豆子宣布。

“你妈妈在江西呢，坐飞机也来不及呀。”

“我不要你，我要妈妈。”小豆子缩到床角里，咧开嘴干嚎。

美琴真拿他没办法，要是自己的儿子，她就揍他肉蛋似的屁股。

3

都怪爹爹姆妈，回来还丧去住蛮高级的旅馆，把小豆子丢给美琴带。天晓得，美琴前不久还要阿娘替自己缝被头呢。姆妈说，爹爹临动身前弄到个外调任务，“公私兼顾”，住旅馆的钞票可以报销，还有出差津贴呢。

这么说，爹爹姆妈并不是一心一意替阿娘办丧事来的？阿娘九泉之下若有知，会生气吗？从前阿娘常常给美琴敲木鱼的：“为人在世，第一不能忘根本，第二良心要端正，否则连畜生都不如。”

主办丧事的大姑妈已经怨气冲天了，因为美琴的哥哥竟然不回来参加阿娘的丧事，竟然只寄回五十元钱，竟然说：“让小豆子代

替我给阿娘鞠三个躬吧！”

大姑妈托人油印一大叠讣告，远开八只脚昏昏晃晃里的三亲六戚都请到了，作为长房长孙的哥哥竟缺席，这叫她面子上如何下得来？

“小时候撒尿撒在阿娘被筒里的日子都忘记脱了？人一生只有死一趟，随便怎样也该回来给阿娘送送行的，黄泉路上多孤单呀。”

美琴看着大姑妈红红的眼圈，觉得她讲得蛮有道理。

可是，哥哥给美琴的信中写道：“……我正在修改我的设计方案，尽量使它无懈可击，这是我竞争总设计师职务的关键呀，你说，我能离开吗？阿娘的死，我非常悲痛，几天吃不下饭。可是，即使我赶回家，阿娘也不会起死回生了呀！小妹，但愿你能理解我……”

美琴读着信，非常同情哥哥，哥哥今年已四十二岁了。

美琴替哥哥辩解了几句，结果大姑妈就冲着美琴骂：“真真咤良心！”美琴不敢回嘴，她心里有愧，因为阿娘咽气的时候，美琴没有守在她身边。

4

阿娘刚刚攒倒的时候，后门好婆给介绍了一个叫阿宝的乡下小姑娘来服侍阿娘，每天工钱两块，而且不管吃饭的。后门好婆对大姑妈说：“到哪里去找这么强的护士呀？医院里请一个护士每天五块钱呢。再讲阿娘得这种病，人家一听就吓了……”

阿宝对阿娘蛮尽力的，每天还用热水给阿娘捶捶晒麻了的背脊。

家里人不在的时候，隔壁病床上的病人就对阿宝说：“这家人家欺侮你是乡下人，外面请个护士，一天五块钱呢。”

家里人来探病的时候，隔壁病床上的病人就对家里人说：“这个小姑娘门槛贼精，你们送给阿娘吃的小菜都被她吃掉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阿宝跟大姑妈提出要加工细了，大姑妈就叫阿宝走了。

大姑妈的意思，应该由美琴来服侍阿娘，因为美琴从小由阿娘服侍大的。于是美琴每天下午请事假到医院给阿娘捶背脊，给阿娘解闷气。扣工资，季度奖、年终奖全部赦光也毫无怨言。

偏偏就在那天下午，美琴有点……小事，离开了医院。

大姑妈眼泪汪汪地说：“阿娘操了一辈子，竟没有一个孙子孙囡给她送终，所以阿娘咽了气眼睛也不肯闭……”

美琴心里懊丧得不得了，阿娘一定是要记恨自己的了，一想起这件事，美琴鼻根就发酸。

5

美琴给小豆子塞了块巧克力，哄得他从床角爬了出来。

美琴给小豆子套裤子，小豆子蹬着两只胖脚丫叫：“我要穿那条有大象的裤子。”美琴懒得他吵，就换了条裤腿上贴了两只大象的裤子给他套上。

美琴给小豆子穿外套，小豆子刺猬一般蜷起身子叫：“我要穿那件红的衣服。”实在太不像话了！美琴训他：“今天给太太送丧，怎么能穿红衣服？要遭天雷打的！”小豆子不怕天雷打，拼命地挣扎着推开美琴的手：“我要穿红的，我偏要穿红的嘛……”

美琴缠不过小豆子，想想大姑妈已经不满意哥哥了，再让小豆子穿着件大红的外衣触目地站到阿娘的遗体前，真要被大姑妈骂死了呢！这个小捣蛋，拿他怎么办呢？

幸亏这个时候乐乐来了。

乐乐一边把楼梯踩得蹦蹦响，一边用脆而亮的声音呀：“美琴，准备好了么？”

“你快来治治这个捣蛋鬼，他非吵着要穿红衣服去火葬场！”美琴赶紧讨救兵。

“啊，小豆子，你早。要穿红衣服吗？不错不错，小豆子有眼光，红色，代表着热情和光明。来来来，快把手伸出来……”乐乐替小

豆子套上红尼龙的茄克衫。

“乐乐，这疯啦？……”美琴突然把话咽了下去，她注意到乐乐依然打扮得过分艳丽，长头发高高地盘在脑袋上，别了只水钻石的发夹，戴着副水钻石的耳环，颈脖上还有一圈水钻石的项链，看着她，就觉得她浑身上下都是闪闪发光的。

“乐乐，你……就这样去火葬场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

“大姑妈……会说你的……”

“别理会我老娘那一套，她到更年期了，喜欢啰嗦，一天不骂人她活不下去。”乐乐是大姑妈的宝贝女儿，大姑妈宠她，只差没有倒过来叫她姆妈了。

“可是，阿娘死了，你还打扮得这样，不好……”

“美琴，你真是可爱又可怜的小傻瓜。哪怕我们把脸都涂得墨黑，穿得像瘪三一样，阿娘也不会再来夸你一声孝顺的。”乐乐还要咯咯地笑！

乐乐难道不怕报应吗？美琴惊恐地想。据说报应对于相信的人就很灵验，对于不相信的人就不灵验了。

6

阿娘去世后，大姑妈把远远近近的孙辈们都叫拢来给阿娘做花圈。

“姆妈，火葬场有租借现成的花圈，一块钱一只绉纸的，两块钱一只绢纱的，自己做了，买纸都不止这点钱。”乐乐说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的。

“放屁！你们还有没有孝心呀？我的阿娘死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就做了一只花圈呢！”大姑妈瞪起眼睛说：“阿娘大寿七十六，你们每个人要做七十六朵纸花，谁做不到，谁的良心就缺只角。”

于是，大家就拚命地做了起来。